

海上语丝
主编 金丹元
郜元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午后两点 的闲谈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68777

海上语丝

午后两点的 闲谈

郜元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SBY30/03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午后两点的闲谈/郜元宝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5

(海上语丝/金丹元主编)

ISBN 7 - 222 - 03462 - 5

I. 午... II. 郜...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2565 号

海上语丝——午后两点的闲谈

主编: 金丹元

作者: 郜元宝

插图: 叶松青

责任编辑: 钱 雯

美术设计: 王玉辉

张力山

王睿韬

责任印制: 马跃武

午后两点的闲谈

郜元宝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印装 邮编: 650034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7.5 字数: 165 千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222 - 03462 - 5 / I · 1001 定价: 13.80 元

总 序



“语丝”本是一种旧形式，老栏目，不仅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已出现，鲁迅还特别喜欢，而且至今还经常有人借用。其实，按学理一路检验，司空图的《诗品》、董其昌的《画禅室随笔》、黄钺的《二十四画品》、刘熙载的《艺概》等也都可属“语丝”一类。只不过历代文人专谈某一方面的学问，于是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美文化了的诗论、画论、词论等等。

今天，我们身处于一个充满竞争、变幻莫测、动荡而又开放的年代，当然，也是一个气氛相对宽松，消费激增，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的年代。一方面，美国“9·11事件”后，反恐怖成为世界主义的一个重大话题，另一方面，国际资本运转的不断变向，中国的入世和现代娱乐大潮的滚滚而来，又让中西文化的新一轮交汇呈现出五彩缤

纷的多元景观，各种不同涵义的话语、模式、主义、构架、符号、批评方式，纵勾横搭，且与世俗生活、民间文化紧密相连。特别是“大众文化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的文化需要，人生追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忙碌的学习、工作，紧张的生活节奏，步履匆匆地“你方唱罢我登台”，又常常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人不是机器，机器旧了也会生锈，金属老化了也会断裂，更何况活生生的人的神经。于是，人们发现现代人仍需要温情，需要停顿，需要静夜听细雨的滴答声，需要同星星对视，与花木相亲，猜想鸟儿的喃呢，热爱生命永远不会过时。同样，在举目皆是广告招贴、影视偶像，各种真真假假的变数和嘈杂的都市中生存的我们，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有所思索，有所反观，恐怕也将永不会过期。正是循着这一思路，这套“海上语丝”才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应运而生。

“语丝”皆由心生，“语丝”当然也该不断翻新，我们在此重拾旧题，既不可能像魏晋名士“目送归鸿，手挥五弦”那么潇洒，优游于林泉山石间清谈，却照样能声名远播，流传后世；也不可能再重温唐宋才子们的举杯邀月，傲啸终日，或“中隐隐于市”式的风流倜傥。的确，今人无法回避灯红酒绿，麻将扑克，也理当认同西式咖啡，密约幽会，但思想不可能总是一片空白，情感也不可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像“大话西游”般地组装，

肥皂剧似地拼贴，也总会留下点思索的痕迹，否则，真就成了一个白痴的时代。有时，太多的信息反窒息了人的正常生活。

如是，我们这些零零星星的记录，无非是借语丝这种形式来诉说各种思绪、情感、理念的片断，或某种转瞬即逝的意识流。这与人们总是固执地怀念童年，祭奠青春，遥思未来一样，人总离不开精神的慰藉。

这套书的读者，我想大多都是年轻的朋友，但也不必受年龄的限制，因是心语之丝，得之自然的，所以，反显得有些张力；因是介乎理论与作品之间的，所以，它反而易引起更多的认同和争议。它文字不多，内容不少，七扯八拉地说到了文化、处世、爱情、事业、艺术、宗教、家园、传统、历史、江湖、社会，仿佛它能包罗万象似的，其实，也仍只是谈着两个字：“人生”。不过，对于“人生”的解读，各有各的阐释，各有各的视角，体验有别，说法也就不同。况且，我们这批生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中的书生，本就不是同一年龄段的，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青春不再，往事如烟，所以情感上怀旧的倾向会显得浓些，当然，仍有冀望，仍有梦想，也仍在追求中突围。葛红兵和郜元宝两位都是三十多岁的后起之秀，青年才俊，思维敏锐，敢说敢为，冲击力较强。梁永安似介于我们二者之间，也是位颇具才情的中年学者。虽然我们这批人都来自上海的高校，但这套书既非高头讲章，体系似的厚厚

的纯论著，又非以某一事件、某一情节来展开故事的小说、剧本，它仅仅是语丝，因此较自由、活泼、随意，多数有感而发，点到为止。因此读起来并不艰涩、沉重，且不费时间，你可以静下心来一本正经地读，也可以在茶余饭后，或带在车上，或躺在床头休闲时随意翻翻，就像很累而又不想睡时，点上支烟，泡上壶茶，可能有趣，也可能无趣。不过，它多少总会引发你的某种思绪，激活你的某种心理状态，你可由此而继续去猜，去想，去编，所以，这套书也仍可一辑辑地继续编下去。而从中你不也可发现所谓教授、博士们的另一种心态，另一种活法嘛。说它是多主题，多面体的也可，我想，真是多主题，多方位的，也许才更能与现代社会相吻合，才更能搭着当代人心跳的脉搏和思考的逻辑。

撰写这套书稿的本意，是愿藉此机遇，使笔者与读者有更多面对面的平易的沟通，让许多疏远了的心灵能尽可能地相互碰撞、触摸和理解。倘若读者能从中找到些启悟，寻得些反思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大幸了。

是为之序。

金丹元

2002年2月于上海

非正式邀请（自序）



在这个芜杂的年代，我庆幸还有一点空闲，而且不管是否愿意，这点空闲都没有兑换成钱财的机会，我也不想拿它去干什么“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因此算得上纯金足赤的空闲了。

朋友，如果您也有这样的空闲，只要一丁点儿，就请加入我的午后两点的闲谈吧。从两点钟到四点钟，在您中午小憩过后，准备寻找吃晚饭的地方之前，绝不占用您重要的时段。再说您也许和我一样，并非重要人物，万一耽搁了点，也没什么了不得。

英国绅士在自家花园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扯闲篇，或者在乡间别墅围着壁炉，欢笑谈宴，这等雅事，自然很值得神往，可惜我们学不来。像法国贵族普鲁斯特那样躺在雕花的床上，就着蘸茶的甜点浮想联翩，写下大段大段

的小说，那本领也着实令人佩服，但我们恐怕也不必效法。我这里只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察与随想，粗糙，散乱，肤薄，多少出于我的创造，多少是在闲谈中从别人那儿听来，已经无法分辨，所以它们注定只能和不入流品的粗茶一起，用做打发时光的材料，信口开河即可，全不用修饰、裁剪，更无需“赋得闲谈”的刻意。这里倒用得着两个最普通的汉字来形容了，那是“随便”。如果连随便也随便不起来，您大可以放下茶杯，抬腿走人。

目 录



总 序

非正式邀请(自序)

一、迷信现在 / 1

二、没有信仰的天空 / 16

三、知识分子 / 31

四、失败的文学 / 52

五、银屏上的中国 / 67

六、受伤的汉语 / 83

七、关于鲁迅	/ 97
八、东方西方之镜	/ 118
九、空间时间之维	/ 127
十、岁月有情	/ 139
十一、历史积淀为传统	/ 145
十二、排斥与融合的变奏	/ 168
十三、两种极端态度	/ 182
十四、重要的是要有个家并且扎根于一个 传统	/ 202
参考书目	/ 225

一、迷信现在



1、等待结局的看客

幕落了，又起来，灯光暗了一会儿，接着完全打开，整个剧场一片通明。演员们全都退场了，工作人员开始整理道具，舞台上乱成一团。这时候，台下的观众也秩序大坏，有站起来大呼小叫的，有走来走去一脸迷惘的，有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的，有开演不久便已入睡此时仍在梦乡的，也有安静地坐在原处不知道转些什么念头的，总之谁也没有马上离开的意思，都想再磨蹭一会儿。他们对已经给出的结局显然都不太满意，或者以为导演故意留了一手，再等一会儿，灯光就会暗下来，剧情还要续上去——谁等到最后，谁就能看到真正的结局。

如果有作家能把“剧终”以后观众的心理写入剧本，他也就抓住了历史中大部分人的生命。历史就是在如此耐





心的等待中延续，我们许多人都属于这种耐心十足、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无耻亦复无聊的看客。

2、比快乐更快乐比痛苦更痛苦

打开电视，又是滑稽戏，相声，小品，晚会，联欢，智力大冲浪，快乐大转盘，戏说乾隆，我的爱呀，我的心呀……各种“搞笑”的节目，不一而足。

世人爱看喜剧，远远超过悲剧。“笑比哭好”，看来确是人之常情。

其实，喜事说出来，高兴劲儿或许还能再涨几分；“没事偷着乐”固然很美，但无论如何总美不过和别人分享快乐的快乐吧？而坏事闷在心中，固然不影响别人，不“煞风景”，但真的说了出来，或许也能得到别人的安慰，至少可以宣泄一番。

最可怕的是有人倾听你诉说快乐或痛苦而你却不知道怎样诉说。

比快乐更快乐的是我们对于快乐的表达。

比痛苦更痛苦的是我们无法表达这痛苦。

3、满街行走都是哲学家

现在年轻人大概不知道什么叫“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统一指挥”、“统一步调”乃至“统一穿衣”，“统一吃饭”了，他们可以凭着高兴，爱吃什么吃什么，爱穿什么穿什么，爱怎么走怎么走。思想意志么？更是五颜六色，各不相同，谁也甬想统一谁。

有人管这叫“意识形态的终结”，没有统一的思想框框强制全民接受，大家可以各行其是，爱怎样怎样。

孰是孰非，暂且不论。问题在于，意识形态果真“终结”了，果真可以各行其是了，那满街行走的岂不都是各有一套“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哲学家了吗？

恐怕未必。

人们“各行其是”的“是”，虽然区别于强迫统一的“真理”（所谓“意识形态”），但各人所信所行的“是”毕竟只是“自以为是”的“是”，并不能因为它属于“个人”而非“集体”，就绝对不容怀疑了。如果仅仅因为这个“是”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而非强制性的集体共享，就认定它是绝对价值和绝对真理，那么这在我看来，也不过是以个人的傲慢与偏见代替了集体的迷信和狂热，前者比起后者，并不高明到哪里去。

4、“时间开始了”与“历史终结了”

五十多年前，诗人胡风激动地宣布“时间开始了”，然而是什么时间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否则就不会有那样

的心情与诗句了。他宣布新时间开始，也昭告了旧时间——或者简直说不上时间的时间——的终结。但历史首先以诗人的悲惨遭遇残酷地证明，人为终结的时间，在诗人酝酿诗篇时就已经潜伏下来，以后甚至成了所谓刚刚开始的时间的主调。

现在大家又跟在欧洲人或日本人后面，惊呼“历史终结了”。因为是“世纪之交”，旧的历史是否真的终结，怎样的新的历史即将开始，谁也说不准，原因很简单，时间并不操纵在任何人手里，时间怎样了，历史如何了，我们人谁也不能说了算。

但我愿以最大的善心期盼：如此轻率地为一个历史确立终点又同样轻率地为另一个历史寻找起点的人们的结局将比胡风们好一些。

5、琴弦与弹琴的手

反思历史，倘若只审问领袖，而放过群众（特别是其中最无特操的知识分子），就不仅无法窥破领袖的真相，也永远无法了解历史本身的真相，因为领袖和群众（主要是群众）共同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正如琴弦与弹琴的手一起弹出了各种乐曲。

在历史的法庭中，那似乎可以作为原告的，其实也都是被告。

6、也许只是一个“无”

总有人惋惜，对“文革”那样的历史，竟然至今未见丰富而深刻的反思；也总有人预言，说这样的反思终究会有，只不过时辰未到。

惋惜者和预言家都认定理想的反思曾有，已有，会有，就像种子埋在地下，条件成熟，就破土而出；又如财宝藏在暗中，强敌退去，便可堂皇地归于物主。

但都没有想到：该说的，能说的，都已说出；该说、能说而不让说的，也已在闲言碎语中泄露无遗。

那未曾说出的，只是一个“无”。

判断民族将来的语言，看它已经说出的，便已足够。

关于“文革”，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早就没有什么可说。

本来没什么，何必期待有什么。

真要期待，就只能期待惨剧再来，而且比上一次的更惨。

蚌病，是并不一定生珠的。更大的可能，倒是继续烂下去。

7、没有思想家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以思想本身为目的的思想家，而只